

※ 學林誌傳 ※

文人與城市文化景觀： 以白雲溪為中心

葉舟*

景觀，是由自然的和人文的地理事物和現象有規律地組合形成的地域綜合體。十九世紀下半葉，德國地理學家弗拉采爾 (F. Ratzel) 在其《人類地理學》一書中，第一個提出了文化景觀（當時稱為歷史景觀）的概念，並強調了種族、語言和宗教景觀的研究以及文化傳播的意義。德國地理學家奧特施呂特爾 (Otto Schuluter) 認為，景觀可以分為兩類：一是原始景觀，即在經過人類活動重大改變以前存在的景觀；二是文化景觀，即原始景觀經由人類活動改變以後的景觀¹。景觀既有它的外貌，在它背後又有社會、經濟和精神的力量。梅爾清在研究清代揚州的文化景點時，曾引用 Craig Clunas 的一句話，一處園林的名聲並不從它「自身的景緻」中來，而是從它所具有的文學、藝術中來，特別是其製造者的聲望。因此梅爾清認為，名聲及其傳播對一個景點而言是意義重大且起有關鍵作用的，並且兩者都要求文人學士的不斷介入，或創造、或支持該地方的遺產²。清代是常州城市文化最繁榮的時期，袁枚曾有「近世文人，常州為盛」的感歎，龔自珍更有「天下名士有部落，東南無與常匹疇」的讚譽。在常州學術文化鼎盛之時，城市在其中扮演了一個什麼樣的角色？是我們需要在此進行探究的。筆者將嘗試通過對清代常州重要的文化景觀白雲溪與文人的關係，研究傳統社會文人與城市之間的關係。

常州水道中原有三「尖」，即白雲尖、八字尖和烏沙尖。所謂尖，便是兩河匯流呈尖形處。傳說三尖倒地，便是文筆，和文筆塔一樣是本地科第的象徵。白雲尖是明清以後三尖中碩果僅存者。西蠡河水從西水關入城，到白雲尖開始「又分二派，

* 葉舟，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¹ 吳必虎、劉筱娟：《中國景觀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3。

² 梅爾清著，朱修春譯：《清代揚州文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28-29。

一支向東北過太平倉曰唐家灣，至迎春橋，出北水關」，這就是子城河。另一支「向東南入瑞登橋（即顧塘橋），由蕭華（縣學西，即葛仙橋）、拱聖（縣學東）、顯子、水華」，這就是後河³。後河在八字橋與前河合流，出東水關，匯入京杭大運河中。本來西蠡河水到顧塘橋已經中斷，「地格勢禁，不可前往」，宋代知州李余慶打通了顧塘河，「經大市益引惠明水東注之漕渠。郡人既以漕渠為前河，遂指顧塘河為『後河』，以其在互市間，故亦曰『市河』云」⁴。白雲溪由白雲尖得名，主要是指子城河從馬山埠到唐家灣一帶，「南岸皆舊家櫺閣，北岸為陽湖縣治，迤東間有吏胥及百姓家」。白雲溪這一段在城內水道中最為寬闊，同時水質也是最好。運河本身為西來之水，經丹陽黃土丘陵之後，水質混濁；而西蠡河所通宜興荊溪水，是山間溪水，其色清綠，引荊溪水入城，提高了城內水系的水質，改善了周邊環境。所以洪亮吉便稱雲溪「自運河及南運河分派入城，南運河即西蠡河，上承洮涇諸湖水，故極清駛」，「屋皆修整，窗櫺賦日，簾幕映波，煙水空濛中時有一二人喚渡，餘則漁舟三兩葉而已」⁵，「沿堤皆水楊柳」，「林木深秀，為邑中名勝」⁶。

「自昔亦號雄繁邦，卻少山水供眺覽」⁷，自古以來常州文人就以周邊沒有名山大川可供登覽為憾，「南蘭陵地，比屋四攢，帶水中束，無山可登，有目難放」⁸，「毗陵一隅，絕少山水，分嶂孟嶺，登峰必待乎齋糧；割圓具區，層波亦驚於豆剖」⁹。因此文人只能在有限的空間中尋找能供其吟風賞月的景色，而白雲溪便是最佳的選擇，洪亮吉便曾稱「吾郡苦無山水可以登眺者，惟雲溪擅風月之勝」¹⁰，所謂「吾郡賞心惟此地，詩情畫意兩相兼」¹¹。

³ [清]楊兆魯：〈疏浚城河議〉，《遂初堂文集》（康熙十七年刻本），卷1，頁37。

⁴ [宋]鄒補之：〈重開後河記〉，[宋]史能之纂：《咸淳毗陵志》（揚州：廣陵古籍刻印社，2007年），卷20，頁266。

⁵ [清]洪亮吉：《外家紀聞》（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1年《古今說部叢書》，第5集），頁1。

⁶ [清]楊廷鑾：〈重修白雲禪院記〉，莊毓鉉等修：《（光緒）武陽志餘》卷4，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上海：上海書店，1990年），第38冊，頁177。

⁷ [清]祝德麟：〈常州守令諸公宴我於艤舟亭東觀東坡洗硯池〉，《悅親樓詩集》卷30，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463冊，頁130。

⁸ [清]吳韻鴻：〈元豐橋踏月記〉，《荃石居類抄》（光緒十六年刻本），頁4a。

⁹ [清]湯成彥：〈遊城東記〉，《聽雲仙館駢儷文集》（同治八年刻本），卷2，頁16b。

¹⁰ 洪亮吉：《玉麈集》（光緒十年刻本），卷上，頁8b。

¹¹ [清]陳龍珠：〈偶過白雲尖散步即事〉，盧文弨編：《常郡八邑藝文志》卷12，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917冊，頁817。

下面便是文人筆下的白雲溪：

求其林木宵曠，煙景幽翳者，惟城東為最勝焉。每當夜氣沉壑，斜暉半途，雲光慘青，潭影紺碧，或共勝侶，時而獨游。城市初散，人聲若雷，壞雲欲頽，鴉陣如墨。霞氣抱郭，結為綺衣，丹光鑠林，釀作朗月。暝色半壁，澄波亦紅，炊煙四升，遠樹盡黑，途不半里，已臻重閨。雉堞瞰水，纏枯藤而不青；頽垣絡苔，近夕曜而逾綠。平橋乍通，綺岸交錯。飛虹駕波，湍急齒柱，垂柳臥壁，陰沉覆冠。城東一樓，翼然而起，證名羽仙，實具苦茗。曲榭交峙，牖檻悉浮，淪漪幾層，鱗甲可數。欄檻以外，悉為雲霞，簾帷以前，惟見煙樹。舴艋相接，竿燈絳天。¹²

但是白雲溪並不僅以風景取勝。宋代李余慶開鑿後河時，「自此文風浸盛，士人相繼高科，三十年當有魁天下者，爾之子孫咸有望焉」。明清兩代更有「後河利於科第，玉帶河利於遷擢」¹³的說法，這一短短的小溪，湧現出無數的文人墨客，達官貴人。洪亮吉說：「南岸多舊家樓閣。」主要集中於從白雲尖開始的子城河與後河之間的三角形地帶。沿白雲溪的是後北岸，沿後河從顧塘橋到葛仙橋一帶即顧塘河的是前北岸，常州文人大都集中於這一三角形地區。洪亮吉曾稱：「雲溪之秀甲於郡中，環溪亦皆名族所居，記前哲胡芋莊詩曰：『皇朝五十有七載，出四公卿兩狀元。』四公卿為大學士呂公宮、尚書趙恭毅公、副都御史徐公珙、工部侍郎周公清原，二狀元即呂公及外曾王父趙侯赤熊詔先生也。芋莊作後不及六十年，又出三公卿一狀元，三公卿為協辦大學士劉公子義、司業莊君楷、侍郎莊公存與，一狀元即侍郎之弟學士培因，其他官侍從，擢巍科者又不一而足，可云盛矣。」¹⁴其實白雲溪出產的名人遠不止此。這裏曾經居住過五名狀元：宋代霍端友，明代楊廷鑾，清代呂宮、趙熊詔、莊培因；三名榜眼：楊述曾、莊存與、洪亮吉；三名探花：管紹甯、湯大紳、趙翼。此外常州畫派的惲南田、毗陵七子中的六位：黃景仁、洪亮吉、徐書受、呂星垣、楊倫、趙懷玉，以及蔣汾功、蔣和甯父子；方履錢、方駿謨父子；陸繼輅、陸耀遙叔侄；楊椿、湯貽汾、丁履恒、左輔、魏襄、惲秉怡、金武祥等一大批的文人學者均聚居於此。蔣寅先生說清代文學十之三四與常州有關¹⁵，而常州

¹² 湯成彥：〈遊城東記〉，《聽雲仙館駢儷文集》，卷2，頁16b-17a。

¹³ [清]黃冕修，李兆洛纂：《（道光）武陽合志》（光緒十二年刻本），卷3，頁67a。

¹⁴ 洪亮吉：《外家紀聞》，頁13。

¹⁵ 吳承學、蔣寅、曹虹：〈一個期待關注的領域：明清詩文研究三人談〉，《文學遺產》，1999年第4期，頁12。

文學則至少十之六七與白雲溪有關。如此高密度的文人聚居比例，放眼全國，也堪稱罕見。可以說常州城中沒有一處景觀如白雲溪兩岸那麼美麗，也沒有一個地方比它更變幻神奇的了。

一、城市山林：詩與景的互動

「莊生耽靜趣，舊往白雲邊」¹⁶，這句詩比較典型地說明了文人選擇白雲溪的原因。「北關水遠路迢迢，城市山林愛寂寥。多少垂楊波一曲，迎春橋畔慣停橈」¹⁷。白雲溪作為「城市山林」的特點，最為文人所重視。中國傳統的文人美學中有很強的歸隱追求，這種歸隱代表了一種生活方式和生活態度，表現在對聲色犬馬之樂的放棄，對自然美景的回歸，對生活的淡泊態度。但是文人同時又有一種強烈的被認同的渴望，詩酒往來的社交生活又是他們的嚮往。這種處與隱，在鄉與在城之間的矛盾便構成了文人的心態困境。他們盼望在二者之間獲得一種協調，城市山林便是最好的解決方式。白雲溪身處鬧市，卻有著田野的寧靜，「近市依然少市咻，閑坊前後繞清流」¹⁸，所以是個理想的城市山林。而「濃陰遮護君須記，可似陶家五柳圖」¹⁹，更用陶淵明的「五柳」來象徵白雲溪歸隱的蘊義。正是這種安謐清幽的景色，寂寥孤獨的心情使得文人把白雲溪構建成為一個自外於功名利祿的理想世界。鬧中取靜的白雲溪彷彿是一個開放的休閒空間，讓文人可以在繁華的城市中尋找到遠離塵俗喧囂的寧靜。「柳岸蕭疏處，秋林曉氣涼。清流一篙水，初日半船霜。人語喧塵市，雞聲度石樑。雲溪平似鏡，樓榭映波光」²⁰。在這一刻，人語、塵市、雞聲這些俗世的聲響和柳岸、秋林、清流這樣山野的景色和諧地統一在一起，世俗與理想，熱鬧與休閒，城市與山林，歸隱與入世在白雲溪中取得了一種完美的平衡。

¹⁶ [清] 洪飴孫：〈春雨懷人詩五十首·莊卿珊綬甲〉，《青堦山人詩集》（光緒十年刻本），卷 6，頁 11a。

¹⁷ [清] 金武祥：《陶廬續憶補詠》（光緒十六年粟香室叢書刻本），頁 31a。

¹⁸ [清] 趙翼：〈自西干村移居郡城顧塘橋即事之二〉，華夫主編：《趙翼詩編年全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 年），卷 28，頁 798。

¹⁹ [清] 管輅：〈月夜泛舟白雲渡同毛匏村賦五首〉，《據梧詩集》卷 1，收入《四庫存目叢書·集部》（濟南：齊魯書社，1997 年），第 267 冊，頁 673。

²⁰ [清] 潘振華：〈曉過白雲渡〉，《甌舫詩文鈔》卷 5，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正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71 年），第 645 冊，頁 128。

同時，值得注意的是詩人筆下的白雲溪並非是完全真實的白雲溪。當我們仔細地研究詩人們對白雲溪的描繪，就會發現，他們經常會使用一些通用的意象，在他們的筆下，與其說白雲溪是一個現實存在的小溪，不如說是一個放之四海皆準的山林美景。因此文人筆下的白雲溪其實是一個美學理想的落實過程，在這一過程中，白雲溪的現實特性逐漸被淡化，而美學意味則得到了強調。如以下兩首：

白雲渡四時歌

寒雨著花滴翠，野雲壓樹拖藍。牕開楊柳深處，春水鴛鴦夢酣。
柔綠掛空煙影，團紅密布晴光。笛弄月魂黯黯，蘋花隔水分涼。
浮媚遙山掃碧，靜流平過溪橋。日落亂鴉點點，夜闌絡緯蕭蕭。
雪影洗花一面，冰聲裂帛千條。溪路風尖入骨，野梅寒蕊香消。²¹

雲溪雜詠

輕風澹澹水潺潺，翠荇橫斜十二灣。楊柳小橋人渡後，白雲遙襯夕陽山。
南華前度久盤桓，首夏風光尚嫩寒。欲買扁舟載雲去，當溪便作畫圖看。
練水城邊八月秋，角巾當日最風流。好教潑墨摹奇趣，無限雲溪一紙收。
小結茅庵向夕曛，西風蕭瑟隔溪聞。一年好景誰消受，紅樹黃花鎖白雲。²²

這兩首詩都是描繪白雲溪四時的風景，在第一首詩中，寒雨、野雲、楊柳、鴛鴦、蘋花、遠山、溪橋、亂鴉、雪影、野梅等都是中國傳統詩歌慣常使用的描繪景物的意象。第二首詩中雖然有部分實景的再現，但是白雲、夕陽、紅樹、黃花等也是同樣我們熟悉的意象。如果再將這些意象與現實邏輯作對照，就會發現有些意象根本就不存在於真實的白雲溪中。比如，兩首詩都提到了山，「浮媚遙山掃碧」，「白雲遙襯夕陽山」，但實際上，從白雲溪的任何角度都無法看到遠山的影子。更何況，白雲溪是不結冰的，「冰聲裂帛千條」的景色也與白雲溪無緣。詩人用這些意象來描繪白雲溪，一方面是他們受到的詩歌訓練使其不自覺地習慣套用，另一方面則表明了詩中的白雲溪，與其說是一種現實景物的實質再現，不如說是詩人心目中的一種非現實的人生夢想。

同時，白雲溪對於文人來說，不僅是一個「它者」，一個外在於文人，僅僅是由文人藉助理念和夢想來構造一個想像性的景觀。白雲溪的美學世界還與文人本身

²¹ [清] 楊士凝：《芙航詩禪》（雍正元年刻本），卷3，頁9b-10a。

²² [清] 費伯雄：《留雲山餘偶存》（同治二年刻本），卷上，頁10。

融為一體，文人不僅依靠文字和詩歌來描繪創造白雲溪的美學世界，文人及其活動也成為白雲溪美學世界中的動人景觀之一。

惲南田曾寫道：「出戶見新月，昏鴉棲未安。霜林雲外直，風草渡頭寒。偶為論詩久，相忘向夜闌。飛揚真自許，對爾欲彈冠。」²³ 這首比較早的關於白雲渡的詩歌為以後所有類似的文字奠定了一個主題：文人之間的談詩論道、吟嘯狂歌與白雲渡景色的結合。從此垂柳碧波、煙水空濛的白雲溪便在詩歌與美景的互動中形成了一種風雅的氣質。所謂「歌嘯雲溪水一涯，延陵才調擅顛家」²⁴，這種風雅始終延續在後來關於白雲溪的詩句中。〈白雲渡水榭題壁〉詩云：「蕭蕭竹木隱沙汀，乘興閑來屐齒經。三徑寒花開爛漫，一川秋月蕩空青。夜深剪燭詩初就，客有談元酒乍醒。從此蓬門甘守拙，可堪攬鏡鬢星星。」²⁵ 正是一川秋月下的剪燭詩成，才成就了文人眼中白雲溪最美麗的圖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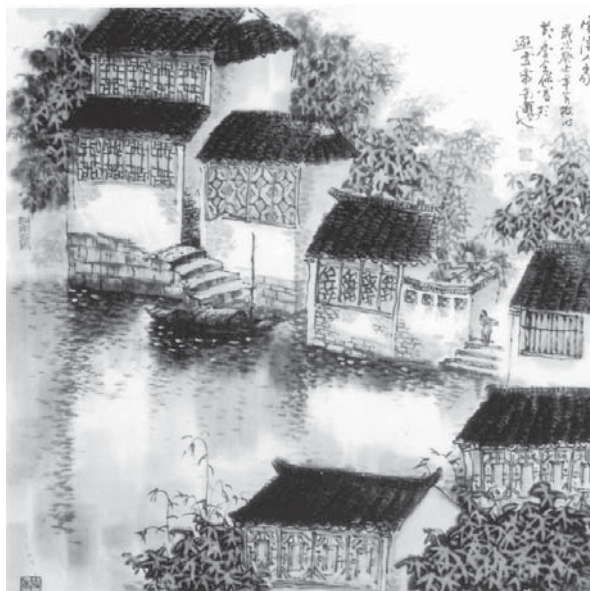


白雲渡口牌坊（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資料來源：《武進指南》

²³ [清] 惲格：〈與吳子論詩夜立白雲渡〉，《甌香館集》（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年《叢書集成新編》，第71冊），卷9，頁139。

²⁴ [清] 方濬頤：〈次晉王邗上旅懷韻〉，《二知軒詩續鈔》卷12，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556冊，頁224。

²⁵ [清] 伍魯興：〈白雲渡水榭題壁〉，《蓉湖吟稿》，收入伍宇昭輯：《毗陵伍氏合集》（民國二十年鉛印本），卷12，頁40。



「雲溪人家」，季全保繪，資料來源：《歲月留痕：常州老房子作品集》

除了文學創作活動之外，更令人心馳神往的便是文人本身作為藝術家的瀟灑風神與白雲溪美景之間的相得益彰。呂星垣〈中秋夜雲溪泛舟〉就將這種風雅提升到了極致：

白雲溪上中秋宵，圓月皎皎光搖搖。狂夫醉倒曲籬下，扶上一葉凌秋潮。潮聲吹入笛聲裏，我醒復醉酒不消。枕我以肱，勸我弗歸寢，一夜醉魂飄綠濤。露華著柳蕩銀線，水氣上月如輕綃。醉中乘興捉月踏波去，但逢此夜此月攜酒來相招。²⁶

在這一刻，白雲溪邊飄拂的柳絲在月色下泛著銀色的光亮，溪上的水氣鬱鬱，如霧如幻，潮聲伴著笛聲，詩人泛舟其上，風流倜儻，飄逸儒雅，正是中國文化中最有風味的景緻。後世的人們也在吟誦詩句，尋訪景色中追憶起這裏曾經的風雅。

二、流杯宴集：文人的聚會

白雲溪雖然具有一種理想化、個人化的意涵，但這並不意味著它對於文人來說

²⁶ [清] 呂星垣：〈中秋夜雲溪泛舟〉，《白雲草堂詩鈔》（嘉慶八年刻本），卷1，頁6。

是個人的與封閉的空間。事實上，如前所述，白雲溪理想世界的建構是一種文人美學精神的發揚，這種美學精神又是憑藉著藝文活動來實踐的。但是這種藝術活動，不止是簡單的文人品題歌詠而已，更是一種經常性的文人群體活動，因此白雲溪的美學精神是在不斷的文藝活動的過程中重現與強化的。「策杖探新漲，臨流憶舊歡」²⁷，正是文人之間的交往及其所從事的文藝活動，使得白雲溪美學精神的真實性得到了不斷地重現和強化。

「溪上白雲深，笑指吾家住。頗無車馬喧，雅有朋交素」²⁸，白雲溪在文人交往活動中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因為有無數的文人聚集在這條小溪的周邊。我們可以藉助洪亮吉的視角來認識一下與他同時代在白雲溪邊比鄰而居的文人們。

洪亮吉少年時與母親寄居在外家蔣氏，蔣氏是當時的望族，「外祖父兄弟五人，成進士者二，舉於鄉者一，貢人及監人一，至舅氏一輩，亦皆科第不絕」。其中蔣文元、蔣芳洲、蔣鵬翮、蔣汾功與蔣驥兄弟並稱「里中五蔣」，蔣汾功、蔣和甯父子更是清代常州文學史上承上啟下非常重要的人物。洪亮吉從小便在蔣氏團瓢書屋讀書。當時白雲溪兩個著名的景點也與蔣氏有關，一是蘇東坡舊居藤花舊館，一是惲南田的甌香館。「裕中先生分宅在北岸顧塘橋側，實宋蘇文忠公撤瑟之所，相傳卒時懶板即設宅東小樓下，余童時每過此樓，徘徊不忍去」²⁹。「甌香館為穎若字啟宸從舅氏宅中臨溪小築，惲南田居士貧時常賃居之，故所作畫多署甌香館。余幼時曾於外祖父亂書帙中，得南田居士乞米帖，今尚存，字仿褚河南，古秀入骨，故世傳南田三絕」³⁰。

蔣氏杏花樓邊便是前黃楊氏老宅。當時「楊氏科第之盛，甲於里中。其遠祖廷鑾前明崇禎癸未科進士第一，其五世孫述曾，曾受業於外祖父〔即蔣敦淳〕，乾隆壬戌亦成進士第二人。門外旗杆常排列至十數」³¹。在祠堂中豎旗杆是家族成員中進士之後的榮耀象徵，常州諸族的家譜中往往有「祠堂旗杆會商酌用」的規定，楊氏旗杆特別多，所以有「旗杆里楊氏」之稱。楊氏「子弟會文之所曰騰光館，饒有

²⁷ [清] 管心咸：〈午日晚晴白雲溪感舊〉，見盧文弨編：《常郡八邑藝文志》，卷 11，頁 756。

²⁸ [清] 趙懷玉：〈晚步白雲渡〉，《亦有生齋集》卷 2，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469 冊，頁 286。

²⁹ 洪亮吉：《外家紀聞》，頁 9。

³⁰ 同前註，頁 4。

³¹ 同前註，頁 1。

泉石之勝，凡外人預斯會，得雋者又數十人」³²，洪亮吉少年時也是騰光館文會的一員。同時騰光館花事頗盛，又是文人賞花吟詩之所，「楊大令望秦、文學炳文在日，遇牡丹及桂花盛開，閣每間館騰客」。洪亮吉的〈雲谿行送楊上舍元錫北遊〉便是他與楊氏之間友誼的寫照：

月出雲谿東，照見雲谿西。雲谿鯉魚亦成隊，生世不肯離雲谿。奈何溪邊人，屢放溪邊艇。我向溪頭望，遠行布帆一一飛無影。君居雲谿已七世，三世及交情並摯。（君族祖衣文印曾及尊人敦復，皆余故交）矧君才筆勝昔人，使我論交復傷逝。牡丹花紅繡球綠，搖蕩溪光數間屋。家無長物殊可笑，只有貯詩餘舊篋。城東別墅高數層（君家有園在玉梅橋側，俗名楊園），老樹尚掛千年藤。昨因酒後一臨眺，君已薄醉難同登。最憐雲谿春，更向雲谿步。我屬溪頭赤鯉魚，送君直到江干渡。³³

後北岸上最著名的便是洪亮吉的祖母家趙氏方玉堂。洪亮吉的祖父洪寀入贅常州趙氏，娶右都御史趙申喬之女，從此遷居常州。根據洪亮吉的回憶，洪寀最初就居住在白雲溪趙申喬家，後徙縣西大宅，遂以故居歸趙氏。洪亮吉表弟趙懷玉曾寫過一首〈雲溪一曲圖為洪大禮吉題〉記錄洪趙兩家的親密關係。

我家五世居雲溪，君遷雲溪亦三世。環溪居人半君識，載酒遊蹤日相繼。溪南溪北衡相望，岑牟單絞人嫌狂。隔林聞聲笑招手，日莫暹暹聯輕航。微波如煙月如霧，爛醉狂歌不歸去。西風吹衣酒欲醒，立久初濃草頭露。豈知二鳥忽遠飛，溪邊楊柳長依依。溪柳頻為送行折，溪船不見行人歸。知君飢驅為將母，吏為年荒支八口。天涯誰其負米心，遣畫滄洲入良友。柴門風雪當歲寒，草草亦得還家歡。濁醪如金詩作命，不惜春衣典將罄。朝來新漲碧欲浮，送君重上沙棠舟。東臺湖光芍陂水，何似溪色明高樓。高樓沉沉春獨悶，不啟簾櫳放花氣。八公山遠疑欲仙，一夜別夢隨君前。³⁴

趙懷玉的父親趙繩男辭官歸里後，便在北岸東邊一帶營建水閣，廣種辛夷花，「自此斜北至迎春橋，為文昌閣，為雪洞，為雲窩，為味辛齋，大半皆趙家樓閣也」³⁵。

³² 洪亮吉：《北江詩話》，見劉德全校點：《洪亮吉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卷5，頁2302。

³³ 洪亮吉：《更生齋詩集》，同前註，卷3，頁1268。

³⁴ 趙懷玉：《亦有生齋集》，卷6，頁320。

³⁵ 洪亮吉：《外家紀聞》，頁9。

趙氏「所居擅雲溪之勝」，尤以趙懷玉所居雲窩為最佳，「每夏日疏簾清簟，坐臥其側，畫舫過閣下者共識為趙公子讀書處焉」³⁶。

除了以上與洪亮吉關係最為密切的家族外，白雲溪沿岸還有許多他的親朋好友，其中最著名的便是莊氏。「莊氏三元閣在雲溪北岸與呂家祠相對，天中節前後亦時為勝會」³⁷。三元閣是莊履豐的居所，在雲溪西首的馬山埠。莊存與、莊培因、莊述祖所居的寶硯堂或稱狀元第則在白雲尖對岸的成全巷。洪亮吉幼年時曾在莊氏百花樓家塾中讀書，他的舅母便是莊氏，曾經幫助糾正過他握筷的姿勢。洪亮吉在詩中曾經這樣寫道：「莊生（莊四述祖）玉立北岸偏，瘦影已過溪橋前。趙家兄弟巷東走，拂盡垂垂道旁柳。沿溪送者三四人，日日痛飲酣青春。」³⁸所謂莊生玉立北岸偏，便是指白雲尖北的寶硯堂。同住於溪北的還有丁履端：「白雲溪水向東流，我住南頭爾北頭。小市酒簾頻夜飲，斷橋蠟屐共春遊。」³⁹

趙翼原居鄉間，乾隆四十八年（1783），「以兒女漸長，鄉間所營新居不能容婚娶，適城中有入官房一所，在顧塘橋，郡守金雲槐，故同年也，勸先生以官價得之，先生乃移居入城，鄉間田宅聽弟居守」⁴⁰。從此趙翼開始進入白雲溪文人交遊圈，他自己對這次遷居的優劣曾有如下的看法：「好聯北郭新吟社，恰近東坡舊寓樓。未免花時增酒費，稍欣蒲節省船游。」⁴¹聯吟社與增酒費，其實便是他開始進入城市文人交遊圈的收穫與代價。此後，趙翼與本地文人的唱酬開始成為他的詩歌創作的重要部分。洪亮吉等城中新一輩的詩人和他的唱和也始於此。洪亮吉便曾稱讚他的新居湛貽堂：「占得雲溪好景多，前門船向後門過。詩翁住處人能識，八字門臨八字河（趙兵備所居前後皆枕溪）。」⁴²與趙翼同時進入白雲溪的是大學士程景伊之弟程景傳，趙懷玉有「文恭騎箕君去官，歸臥雲灣數弓地」⁴³的記載。

³⁶ 洪亮吉：《玉塵集》，卷上，頁 5b。

³⁷ 洪亮吉：《外家紀聞》，頁 4。

³⁸ 洪亮吉：〈送楊大夢符至東平書院〉，《卷施閣詩集》卷 8，見劉德全校點：《洪亮吉集》，頁 610。

³⁹ 洪亮吉：〈送丁二履端南歸〉，《卷施閣詩集》，卷 9，頁 654。

⁴⁰ [清]佚名：《甌北先生年譜》，收入《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 年），第 105 冊，頁 374。

⁴¹ 趙翼：〈自西干村移居郡城顧塘橋即事之二〉，《趙翼詩編年全集》，卷 28，頁 799。

⁴² 洪亮吉：〈雲溪競渡詞十二首〉，《更生齋詩集》，卷 3，頁 1270。

⁴³ 趙懷玉：〈程廣文景傳七十〉，《亦有生齋集》，卷 8，頁 355。

與洪亮吉齊名的毗陵七子中，除了前及的趙懷玉外，黃景仁與莊氏同住在馬山埠，他在〈題洪稚存機聲燈影圖〉中便提到：「君家雲溪南，我家雲溪北。喚渡時過從，兩小便相識。」⁴⁴ 洪亮吉在詩中曾回憶他們在白雲溪邊的交往歲月：「門前水，屋下流，屋小亦若蜻蜓舟。蜻蜓舟輕舉家住，楊柳門深不知處。沿谿柳色搖空春，春來只思樓上人。樓前流水深三尺，樓上人今去為客。谿南狂客唵欲顛，月出喚渡愁無錢。沿谿灣環百回走，搖盡東風岸頭柳。谿花初開谿水鮮，谿禽窺客還少年。芒屨布襪岸南立，復有笠影垂吟肩。元卿居，子雲宅。此時莫問樓頭客，一在江南一江北。」⁴⁵ 安陽楊氏住在北岸迎春橋堍的局前街九柏山房，洪亮吉曾稱楊進士倫、孝廉印曾、兵備煒，少時齊名，有「北岸三楊」⁴⁶ 之稱。在一首懷念楊倫的詩中，洪亮吉寫道：「迎春橋北放生池，猶憶平生訪舊時。門巷一雙前進士，家風五葉老經師。藏花席上看君醉（君拙於酒令），問字堂邊待我遲（同在龍城書院肄業）。羯末封胡俱下世（謂大令煒、伯兄簡及仲弟端、從弟煥諸人），不愁君不鬢添絲。」⁴⁷ 此外，呂星垣的白雲草堂和徐書受的雲溪草堂也在白雲溪兩岸。如前所述，呂氏家祠便在白雲尖莊氏三元閣的對岸，「天中節前後亦時為勝會」⁴⁸。根據洪亮吉的回憶，在晏公祠的對面，趙氏方玉堂的東面，便是呂氏的緩雲閣。徐書受先祖徐永宣是康熙間著名的詩人，其所居處為雲溪草堂。雲溪草堂與藤花舊館比鄰而居，徐書受自己曾回憶道：「宋建中靖國辛巳七月二十八日東坡先生歿於常州孫氏寓館，距康熙辛巳已六百年，故蹟尚有存者。其地去予居不數武，先茶坪公嘗集同學諸子於是日肇祀先生，賦洗硯池，追悼香海棠歌，裝作長卷。」⁴⁹ 旗杆里楊氏的楊椿曾稱，雲溪草堂乃「同邑辛齋徐先生讀書處也。辛齋自年十三四時，父副都公歿於京師，母潘淑人築室白雲溪上，故居之旁，顏曰春暉堂，命辛齋讀書其中，即今草堂是也。

⁴⁴ [清] 黃景仁：〈題洪稚存機聲燈影圖〉，見李國瑞校點：《兩當軒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卷15，頁376。

⁴⁵ 洪亮吉：〈丹陽鄺布衣□為予寫雲谿一曲圖，時予客句曲，而黃二景仁則遠在淮潁間，因并命寫入圖，復作詩寄黃〉，《附鮎軒詩集》，見劉德全校點：《洪亮吉集》，卷7，頁20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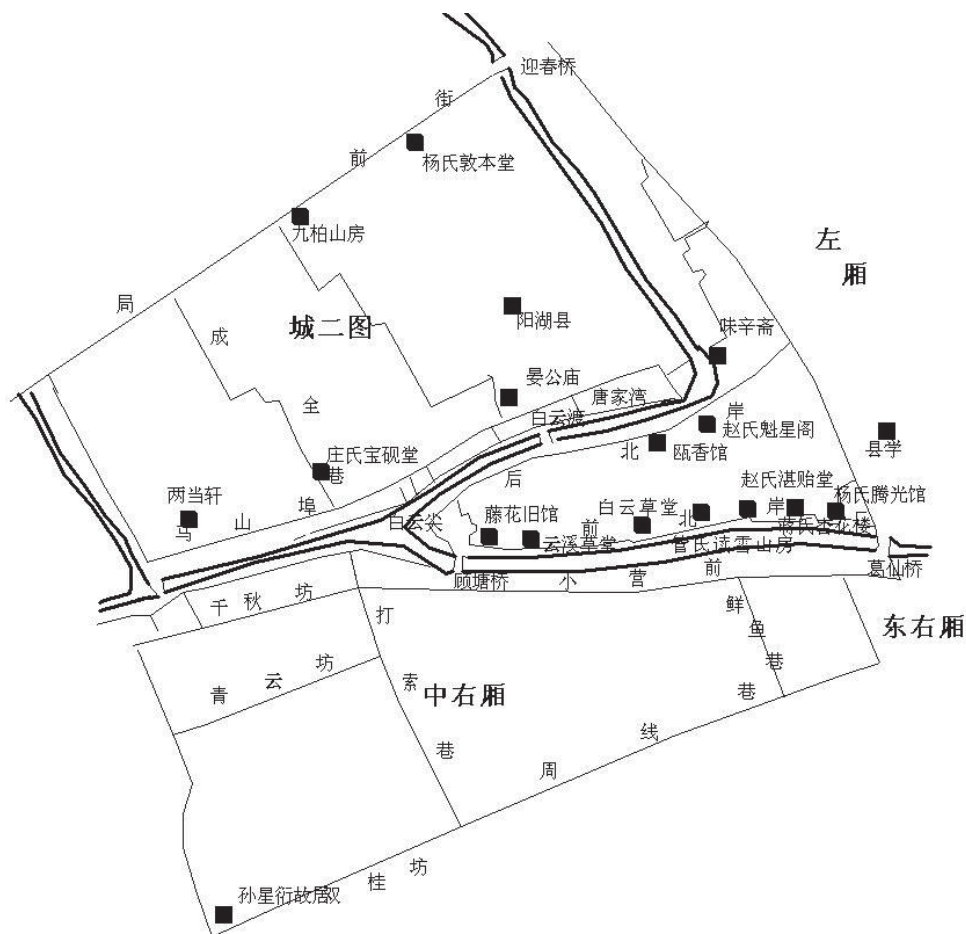
⁴⁶ 洪亮吉：〈雲溪競渡詞八首〉，《更生齋詩續集》，卷5，頁1646。

⁴⁷ 洪亮吉：〈歲暮懷人二十四首〉，《卷施閣詩集》，卷15，頁806。

⁴⁸ 洪亮吉：《外家紀聞》，頁5。

⁴⁹ [清] 徐書受：〈東坡忌辰〉，《教經堂談藪》卷1，收入《叢書集成續編·子部》（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4年），第91冊，頁343。

淑人教子甚嚴肅，有河東韓夫人風，而辛齋能自樹立，卒成母氏之志」⁵⁰。後來徐永宣邀請王石谷作「雲溪草堂圖」紀念母親，「一時名公題詩殆遍」⁵¹。



白雲溪周邊環境示意圖

白雲溪不僅是常州文人共同居住的場所，而且還是他們日常聚集，開展其藝文活動的盛地。這種藝文活動從形式方面包括結伴出遊，飲酒嘯詠等，但所有的形式都必須要落實到文藝的創作中，在這一過程中，白雲溪逐漸文藝化，文人文化也在

⁵⁰ [清] 楊椿：〈雲溪草堂圖記〉，《孟鄰堂文集》卷 14，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423 冊，頁 183。

⁵¹ 徐書受：〈雲溪草堂卷子〉，《教經堂談藪》，卷 1，頁 343。

這樣一個真實的景觀中得到了具化。

八月十五泛舟白雲谿詩序

小雨忽晴，秋花轉媚；雲谿小閣，月來沉沉。錢唐郭生，南巷呂子，或攜壺觴，遠挈簫箏。予與孫君，買舟深港，徑可十尺，租才百錢。王生居塵，疊市甘脆，菱栗之屬，粲已盈艇。與二三子，拍浮其中，幃袖作帆，折柳代楫。西經紅橋，東阻北郭，兩岸宿鳥，一川遊魚，隨波沸騰，離樹上下，啾啾唧唧，聲不得歇。沿谿以北，稍有竹樹，下蔭密藻，寬可彌畝。黑白萬羽，浮沉千頭，波喧葉飛，悉萃其裏。從洲以南，簷瓦可數，橋陰數尺，乃界中外。孤簫一聲，高樹答響，呂生歌狂，不覺離口。樓閣半里，鉤簾一時。兒童不眠，應以拊掌。歌韻欲寂，盈觴勸酬，欣羅狂譚，樂說舊事。忽復相覩，首已如沐，唵肩既冷，零露可挹。離離星辰，方訝西暗，川東曉華，驚見日出。相與登岸，因而賦詩。里傳其狂，朋訝為逸。⁵²

在這裏，白雲溪的景色和「欣羅狂譚，樂說舊事」，「相與登岸，因而賦詩」的文人活動以及且逸又狂的文人氣質便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隨著白雲溪周邊文藝活動的日益頻繁，活動方式日漸多樣化，以白雲溪為主體的定期聚會和詩歌、繪畫的命題創作則把文人活動進一步定型化，而文人文化也得在這種活動中積累、凝聚，以至於具體成形。

當時文人之間的聚會非常普遍。趙懷玉曾回憶到：「我從去年別都下，鄉園連袂開吟社。莊濠蔣徑一時豪，齊讓髯翁倡風雅。」⁵³這裏的「莊濠」和「蔣徑」便是前述蔣氏和莊氏所居處，此外，如楊氏的騰光館、趙氏的雲窩、味辛齋等都是友朋聚集的場所。下面這首詩便是當時雲溪邊文人聚會的寫照。

九月九日蔣太守熊昌招同人集息養齋雅讌即席賦贈

昔我同君遊，雲谿草堂月。雲谿明月踏百回，草堂主人飲連日。十年重招邀，素髮已欲飄。黃花滿籬酒百瓢。訪君乃在烏衣紅杏之雙橋。似聞欲息塵中鞅，近有一齋名息養。淮頭潁尾官六年，傾囊卻喜餘酒錢。酒錢雖多酒人少，坐上招邀半詩老。我豪于飲詩亦豪，胸有太華終南高。為君消盡百壺醪，明日訪菊還東郊。菊花黃，菱角香。北墅泛艇，東郊浮觴。風聲雨聲一旬絕，月

⁵² 洪亮吉：《卷施閣文乙集》，卷3，頁296。

⁵³ 趙懷玉：〈程廣文景傳七十〉，《亦有生齋集》，卷8，頁355。

影星影三更涼。君不見，主人閒，客亦狂，中秋飲醉連重陽。⁵⁴

除了文人家中的聚會之外，酒樓也是重要的社會交往場合，所謂「城東酒樓一十六，城中少年出相續」⁵⁵。白雲溪周邊最為著名的便是黃公壚，「腸斷廿三年上事，黃公壚在白雲灣」⁵⁶，楊倫有「歸裝各有賣賦錢，釀飲日醉黃壚邊」⁵⁷之句。而陸繼輅更曾寫下四十首黃壚感舊詩，紀念當時白雲溪周邊的文友兼酒友們⁵⁸。在〈城東酒壚記〉中，洪亮吉便詳細記載了他和黃景仁、左輔等人少年飲酒縱歌，意氣風發的經歷：

城東酒壚者，余弱冠之時與亡友黃君景仁、馬君鴻運及今知南陵縣左君輔、文學蔣君青曜諸人讌遊之所也。地則面橋背市，沿林枕溪，辟圃製亭，截椽作閣。風飄出其前，雲樹互其後。酒則隔歲之釀，東西接楹；魚則截流之舟，尺寸入市。摘蔬田之晚翠，啖瓜圃之深黃。乘斜日以出，戴曉星而歸。霸陵醉尉，雖冒禁而不呵；吳門市卒，恒闔扉而見待。此數子者，又復逸氣溢坐，高譚接雲。平子作達，則一市縱觀；阮生狂歌，則四筵聳聽。北牖之日，倏去而倏來，南溪之流，時涸而時溢。撫青松以寄懷，指白首而要誓。蓋亦極酣嬉之致，窮日夕之勝焉。當是時也，自以為七尺之身，金石比之而不及；百歲之遠，更僕數之而難終。委巷棄甃，當與浮屠爭高；名廚製羹，較諸酷暑尤熱。除蜡臘之外，無非合併之期；際霜霰之辰，彌驚宴集之數矣。⁵⁹

「我豪於飲詩亦豪」，文人的聚會不僅在於飲酒，更在於文藝創作活動，每一次的聚會都伴隨著詩歌的創作，龔百藥在〈白雲渡題吳氏雲臥堂〉詩中便云：「相逢能不飲，況復喜能文。」⁶⁰文藝創作是每次聚會的終極主題，這些創作會通過各種形式制度化和規範化。其中之一的形式是將應酬唱和的詩結集出版。如洪亮吉便回憶：「余往館舅氏，與表兄蔣農山星耀日諷詠於此，有《雲溪唱和集》。」另一種形式

⁵⁴ 洪亮吉：《卷施閣詩集》，卷6，頁573-574。

⁵⁵ 洪亮吉：〈趙大至，得孫大入關之信，兼聞蔣表弟良卿欲入都，城東酒徒無一人居里者，感賦此首，近簡黃二、楊三、徐大〉，《卷施閣詩集》，卷2，頁492。

⁵⁶ 洪亮吉：〈歲暮懷人二十四首〉，《卷施閣詩集》，卷15，頁808。

⁵⁷ [清]楊倫：〈小除夕市樓痛飲即送淵如之句曲〉，《九柏山房詩集》（嘉慶十七年刻本），卷3，頁13b。

⁵⁸ [清]陸繼輅：《崇百藥齋續集》卷2，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498冊，頁70-73。

⁵⁹ 洪亮吉：《卷施閣文乙集》，卷6，頁345-346。

⁶⁰ [清]武俊修、陳玉璣纂：《（康熙）武進縣志》（康熙二十三年刻本），卷42，頁26a。

便是以圖徵詩。在當時有許多以圖徵詩的著名事例，如洪亮吉的「機聲燈影圖」、莊宇達「攝山采藥圖」、楊夢符「泣硯圖」、趙懷玉「寫經圖」等，其題詩散見於當時眾多名家的詩集之中，而以白雲溪為主題的最著名的便是前述徐永宣「雲溪草堂圖」，「一時名公題詩殆遍」。此外如洪亮吉「雲溪一曲圖」，其表弟蔣廷耀「雲溪老漁圖」等的題詩在黃景仁、趙懷玉、錢維喬等人的詩集均有出現。

無論是白雲溪邊的聚會，還是以白雲溪為主題的詩歌結集，以畫徵詩，都是文人藉助景觀進行文人文化的積累和凝聚的過程，隨著這些形式的日益規範化和日常化，文人文化的構建便有了一個穩定的管道，個人性的活動漸漸匯合成群體的文化力量，城市文化也在這種景與文的互動中得到了發展。

三、鄉愁：往日的追憶

白雲溪和其他景觀不同的是，它不僅是一個文人夢想的投影，構建精英文化的工具，它還是文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他們心目中，白雲溪是童年、故鄉的象徵，成為了文人記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懷舊和鄉愁，也就成為文人吟詠白雲溪的另一個重要主題。

洪氏原籍徽州，家族一度頗為興盛，「先大父始遷常州，即為先大夫聘太宜人，其時曾祖父官山右，曾叔祖父官京師，聘禮之盛，余幼年外家婢僕之耄者尚能言之」⁶¹。後因洪案之父洪璟任大同知府時，「嘗葺城垣，歿後部議核減虧帑且巨萬」，再加上可能涉及外家趙鳳詔案，「遂傾其產」⁶²，趙懷玉祖父趙侗敦幫忙於興隆里代購小屋居住，洪亮吉便出生於此。洪亮吉六歲時，父親去世，次年，洪亮吉隨母親蔣氏遷回外家居住，開始了與白雲溪為伴的歲月。

洪亮吉的白雲溪歲月有痛苦的回憶，所以他在文章中經常自稱為「孤兒」，在他早期的作品中「孤兒」彷彿是永遠的主題，他自己回憶道：「余以孤童，幼蒙鍾愛。年未毀齒，從母移居。姊越十齡，弟才匝歲。魯國男子，方驚毀巢；漢陽孤生，未歌窮鳥。由春徂冬，衣無單複之製；以夜繼日，瓶無逮晨之糧。熒熒焉，踣

⁶¹ 洪亮吉：《外家紀聞》，頁 3-4。

⁶² 趙懷玉：〈國子監生洪翁墓碣銘〉，《亦有生齋集》卷 16，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470 冊，頁 226。

踴焉，蓋十五年于此焉。」⁶³但他更多的回憶卻是美好：「銷魂一曲雲谿水，坐閱春光十九年。」⁶⁴所以遠離故鄉之時，最魂牽夢縈的仍是白雲溪。這裏有他的童趣滿懷，「若夫雨龍竹馬，瓦狗泥車，探春燕于棟頭，捉秋蟲於徑裏。岡賭跳而將平，并投甄而欲滿。臨溪咒鴨，涉渚撈蝦，既兒戲之無方，亦童蒙之求我，此一時也」。 「隨母梳頭之歲，從師識字之辰，烏焉混于一篇，蚯蚓登於半紙。藏書之篋，時匿意錢，衣帶之傍，私攜面具。同學則謝家阿買，送餐則裴氏小奚，盼日影之不西，怨雞聲之太早，此一時也。」也有他的學術起步，「虛堂論史，鵲亦垂頭，側徑敲詩，蟲來齧踵。篙師南巷，雅乞書符，蠶妾北頭，偏多問字，此亦一時也」⁶⁵。更有他的少年情懷，「幼時每各據一席，識字讀書，及姐從舅氏客京邸歸，年已及笄，不更至書塾矣。余又與表兄質人、念人、鴻三同學制舉文於舅氏，舅氏評鷺極嚴，四人者呈藝後，必使姐覘之，出必笑語余曰：『汝又第一矣。』蓋舅氏素賞余文故也」。「余秋夜過訪，與諸兄弟姐妹納涼閒話，忽仰視天門開，驚語諸人，惟程氏表姐坐近天井，猶及見之，余則不能見」⁶⁶。白雲溪成為他以後奔走四方時無法忘卻的記憶：「《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又況螟蛉果蠃之場，與松栢蔦蘿之所乎？此則明明如月，難忘在闌之辰；悠悠我思，無踰樹杞之里。遺聞傳于廝養，瑣事得於鄰童。畦裁赤莧，則湔上之蒼頭；穴識金鑽，則羊家之故媪。失簪楚國，墮履徐方，燕知春社之人，犬識衰門之客。延陵之劍，無封樹之堪懸；班惠之書，有篇題之可認。能無墮傷心之淚，鐫思舊之銘乎？」⁶⁷外面再如何繁華的景色也不及他心目中的白雲溪：「月出春城霧氣消，客中情緒是元宵。沉沉一樣尊前月，不及谿南掛柳梢。」⁶⁸甚至夢中也多次回返：「沿溪樓閣枕南頭，溪水迢迢自北流。怪底近來鄉夢好，一句多半杏花樓。」⁶⁹隨著他遠戍伊犁之後，洪亮吉對故鄉的追憶開始不斷地增強，由於心底已經認定永遠不可能再回到白雲溪，他開始撰寫《外家紀聞》，開始寫〈南樓憶舊詩〉，開始寫〈雲溪春詞〉，不斷夢回故鄉：

⁶³ 洪亮吉：〈南樓憶舊詩序〉，《卷施閣文集》，卷8，頁364。

⁶⁴ 洪亮吉：〈雲谿春詞〉，《附鮎軒詩集》，卷1，頁1919。

⁶⁵ 洪亮吉：〈南樓憶舊詩序〉，《卷施閣文集》，卷7，頁364。

⁶⁶ 洪亮吉：《外家紀聞》，頁6。

⁶⁷ 洪亮吉：〈南樓憶舊詩序〉，《卷施閣文集》，卷7，頁365。

⁶⁸ 洪亮吉：〈元夕詞寄里中諸子〉，《附鮎軒詩集》，卷2，頁1941。

⁶⁹ 洪亮吉：〈南樓憶舊詩四十首〉，《卷施閣詩集》，卷10，頁662。

鄉園夢，昨已到雲溪。生小樓臺三偏換，柳邊門巷亦全非，新綠浸簾衣。

鄉園夢，昨已到花橋。對舫乍憐詩社歇，隔河添得酒旗飄，燈火徹清宵。

鄉園夢，外舍最依依。榆莢綠迷穿徑水，薔薇紅隱上樓梯，花發子規啼。

鄉園夢，群從亦翩翩。坐我小樓敲句好，翰卿長日枕書眠，屋外水周天。⁷⁰

這種鄉愁並不只是洪亮吉一人所有，「己丑歲入春後，淫雨連月不止，黃仲則在新安寄書，曰：『今春雨可笑否？白雲渡新漲，必不如新安江，然頗思之。』」⁷¹ 劉綸寫道：「馬背分明鄉夢穩，扁舟邈邈坐蒲鞵。」陸繼輅也寫道：「閒情忽憶投荒客，鄉夢年年八字尖。」⁷² 飄泊在外的楊倫看到洪亮吉的「雲溪一曲圖」時，更加感慨：「江村風物正撩人，遊子偏嗟越鄉苦。高堂白髮常倚閭，季鷹何止懷蓴鱸。我觀此圖增太息，思親念友三踟躕。中年哀樂傷毛燥，熟處難忘是年少。何時粗具粥與饅，結屋溪旁看垂釣。」⁷³

文人們都好出遊，或是不得已而饑驅賓士，或是遊歷四海，遍交友朋，再加上商業發達，交往增多，隨著他們的足跡從一個城市來到另一個城市，社會交往圈開始擴大，閱歷日益豐富。王鴻泰曾說文人文化是城市文化，是一種流動的文化，但同時，城市文人的基本社交圈仍是以同鄉、親戚、鄰里為中心，雖然這個社交圈會隨著閱歷和足跡的延伸而向外不斷擴展，但是其中心始終不變。誠如王鴻泰所說，文人文化是一種城市的文化⁷⁴，但是中國傳統社會的城市始終不同於現代化的都市，無論是城市山林的追求，還是揮之不去的鄉愁，都是文人思想中必不可少的部分。正如黃景仁所言，他知道狹小而平緩的白雲溪不如水流湍急的新安江，但是他思念的始終是白雲溪。這不同於現代都市人的追求自然，而是一種鄉土情結的展現。所以這樣的城市社會既是開放的、流動的，又是封閉的、傳統的，這樣的文人與他們所代表的精英文化既是城市的，也是鄉土的。他們會不斷追求都市、商業、社交帶來的名利與繁華，但是他們的根始終扎在鄉土之上，所以才會有葉落歸根，才會有鄉愁不斷。同時，正如赫爾德所言：「鄉愁是所有痛苦中最高尚的一種痛

⁷⁰ 洪亮吉：〈江南好〉，《更生齋詩餘》，卷1，頁2100-2101。

⁷¹ 洪亮吉：《玉麈集》，卷下，頁5a。

⁷² [清] 劉綸：〈重五唐灣竹枝詞〉，《繩庵外集》（乾隆三十九年刻本），卷2，頁28a。

⁷³ 楊倫：〈題稚存雲溪一曲圖〉，《九柏山房詩集》，卷3，頁11a。

⁷⁴ 王鴻泰：《流動與互動：由明清間城市生活的特性探測公眾場域的開展》（臺北：臺灣大學歷史系博士論文，1999年），頁244。

苦。」與白雲溪緊緊相聯的鄉愁記憶，和城市山林一樣，其實也是文人理想世界的一種投射，白雲溪在此已經不止於故鄉的象徵，而更是文人精神家園的象徵，它代表著文人心目中最純真、最美好的情愫，也占據著他們心靈中最深邃的一部分。

餘 論

白雲溪雖然很美麗，但是在清代之前卻很難找到吟詠它的詩句，它的美麗似乎是在清代開始一夜之間被發現的，同時常州詩人群似乎也在同時湧現，因此我們很難說清究竟是因為白雲溪的美麗才使文人們聚居於此，詩興盎然；還是文人聚居才使得白雲溪分外美麗。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從白雲溪走出的一批批文人雅士的聲名大振，人們在追憶、描繪白雲溪時，又在其上繼續添加其想像，文人與他們所代表的文化精神便成了白雲溪永恆不變的象徵符號。民初潘振華在對白雲溪作尋幽探訪時，曾寫下了「光景流連潘陸才，爭抒謝朓驚人句。靈之來兮倏如雲，流杯宴集饒風趣。水之濱，岸之圃，飛盡落霞與孤鶩，文學學士揮毫賦」⁷⁵的詩句。在這時，白雲溪早已不復往日的輝煌，到了上個世紀後期，由於特殊的歷史背景，政府為構建防空洞，將白雲溪徹底填沒。白雲溪這個名字，從此只存在於書本與文獻之中，但文人學士的「流杯宴集，揮毫作賦」的盛景卻已深深地銘刻在所有走過這裏的人的記憶之中。

⁷⁵ 潘振華：〈過白雲渡漫興〉，《甌舫詩文鈔》，卷2，頁64。